賓萌集

補篇

賓萌集六

德淸俞樾

余舊定賓萌集五卷終於褋篇其後所作褋文日益多遂別爲春在堂褋文已刻至五編而不入於集至論說諸文亦有繼作者然寥寥數篇不能各成一卷乃總編附後題曰補篇

周平王東遷論

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也余則曰周不遷遂無周矣東遷非失計也夫都洛武王之志也史記載武王之言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

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粤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然則武王固有意於都河雒矣因克商未久而崩故不克定都雒之計其後周公卒成之書曰營大邑于東國洛周公成武王之志也周公雖營洛邑而豐鎬故墟居之已久武王不遷周公亦不敢遷至幽王之亂平王崎嶇於兵火之餘始遷都於此舍此亦無以立國矣嘗考古之帝王伏羲神農並都陳黃帝都涿鹿少昊都曲阜顓頊都帝邱未有僻處西陲者周自不窋失官自竄於戎狄之間大王始遷岐下肇基王迹文武因之此周之所以西也秦承周舊漢承秦

舊唐承秦漢之舊皆都關中於是後世目論之士遂以
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眞帝王之都也亭林顧氏猶以
爲春秋一策無踰關中然則武王定鼎何爲不於豐鎬
而於郟鄏周公又何爲而營洛邑乎洛陽居天下之中
漢翼奉稱其左據成皋右阻澠池前鄉嵩高後界大河
余嘗奉使中州經臨其地於水見龍門砥柱之險於山
見殽函虎牢之勝眞天之神皋地之奧府也周公建東
都於此北而幽并西而梁益東而青徐南而荆揚譬猶
振裘而挈領矣平王東遷不能修德寖微寖弱夷於列
國此東周之所以不振而非東遷之罪也宋太祖既定

中原不都洛陽而都汴梁此則因循前代之陋規而無經營四方之遠略中原既失高宗南渡僻處錢唐更無取矣然南宋立國猶及百年使蘇子生於南宋必不滿視東周矣吾故曰平王東遷非失計也

秦穆殺三良論

秦穆公以三良從死不一其說史記曰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若然則秦穆初不必以三良從死而三良者不幸而與其數也古者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況以人從死而一家之中盡取其三子以去有是理乎史記正

義引應劭之說曰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是從死出三良之志也鄭康成亦言自殺以從若然則三子者楚之安陵君也惡足爲良愚謂三良之死秦穆公死之也穆公梟雄之君而三子者詩人詠之曰百夫之特百夫之防百夫之禦意其人皆有過人之材智者穆公自度我在則可以用三子我死則此三子者恐非後人所能制矣故平日以同死相要而將死則竟殺之以殉也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秦穆忌才之意卽此可見此三良所以死歟左傳載君子之論責

穆公無法以遺後嗣而收其良以死洵定論矣蘇明允論漢高祖之欲斬樊噲謂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噲死則足以死而無憂矣秦穆之殺三良猶此意也漢景帝謂周亞夫鞅鞅非少主臣竟下獄死宋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朝廷疑畏之彭城王義康慮道濟不可復制召入朝收付廷尉殺之嗚呼此皆秦三良也明太祖晚年猜忌特甚功臣如傅友德馮勝諸人皆以無罪死海甯朱一是書傅穎公傳後曰穎公開平後一人高帝必欲去之者其時帝春秋高皇太孫幼不能無漢景疑亞夫之心然穎公死而少帝之長

城壞矣先君子詩亦曰安劉他日無平勃可悔貽謀遜漢爲此黃鳥之詩所以深刺穆公也

越句踐論

余嘗讀國語國策吳越春秋越絕書諸書見越主句踐與其臣范蠡文種之徒陰謀詭計積十餘年之力竟滅吳而有其國未嘗不歎句踐之爲人亦人傑也乃孟子則曰惟知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然則孟子稱句踐之知以其能事吳不以其能滅吳句踐之事吳知也句踐之滅吳句踐之失計也當春秋之季晉已衰而秦未强天下之所患者楚也楚與吳世爲

仇讐曰尋干戈而其患不及越者非楚之愛越也有吳以爲之蔽也越旣滅吳而以淮上之地與楚楚東廣地至於泗上則越遂與楚鄰矣故春秋後之楚與越猶春秋時之楚與吳也及越王無彊伐楚爲楚威王所敗殺無彊盡取吳故地至浙江而越於此散亡矣使句踐不滅吳而助吳以拒楚吳不滅越亦可以不亡嗚呼吳越同壤之國吳可以無越越不可以無吳無吳則無以蔽楚也孟子稱句踐事吳爲知則必以句踐滅吳爲不知矣以後世之事言之北宋之滅遼也北宋之君臣自以爲得計而不知遼亡而與女眞鄰爲大不利也南宋之

滅金也南宋之君臣自以爲得計而不知金亡而與蒙古鄰爲大不利也是皆越句踐也東海之濱叢爾小國不思吾中國實爲之屛蔽而妄欲蠶食我邊疆吾歎其失計之已甚矣

自强論

昔孟子生戰國之世其時宋衛中山諸小國外號爲大國者七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其君若臣皆日夜思所以自强而士之游人國者亦各思富强其國以成功名而取富貴於是有善戰者有連諸侯者有闢草萊任土地者人各自爲說家各自爲書巧者知盡材者能索雖孟

子亦不知所以加之矣孟子於斯時游齊梁之廷言富國則無以加乎李悝商鞅之徒也言强兵則無以加乎孫臏吳起之倫也於是盡掃而空之易一說曰盍亦反其本矣烏乎此自强之上策也夫所謂反其本者何也行仁政也誠能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使民親其上死其長仕者皆欲立於其朝耕者皆欲耕於其野商賈皆欲藏於其市行旅皆欲出於其途鄰國之民皆仰之如父母則雖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豈所難哉此言也當時諸侯皆莫能用卒并於秦而秦亦旋得而旋失之楚漢之閒天下大亂生民幾盡蓋向所謂善戰者

連諸侯者辟草萊者任土地者其流弊餘毒若是其甚也漢興乃稍求孔孟之遺書粗用其說自是之後莫不依據以爲立國之本然漢唐以來與孟子之時固不同矣孟子之時七國並列故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漢唐以來天下一統旣無以一服八之難則猶未足以見反本之要也乃自泰西諸邦交於中國而近又踵之以東洋海外各國皆與我抗衡而不能相下禮樂刑政中外交通鄒衍所謂天下有大九州而中國其一州者至是而信欲踰越而上之亦幾幾乎有以一服八之

勢矣於是賢知之士爭言自强而又不得其術徒見其器械之巧技藝之精乃從而效之奉其人以為師曰非此不足以自强也嗟乎彼之智巧日出而不窮而我乃區區襲其已成之迹竊其唾棄之餘刻舟而求其劍倘足以合其履庸有濟乎盍亦反其本矣竊謂當今之世欲行仁政莫急於吏治　國家畫數百里或百十里之地以為州若縣而任之一人此與古所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者何異誠得其人而寬以歲月假以事權使之興起教化勸課農桑數年之後官之與民若父兄子弟然一旦有敵國外患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

死而民邪去夫何守之不固乎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夫何戰之不克乎此自强之上策也今州縣吏乃若傭力者然計一歲之利任一歲之事其地誠肥饒邪上之人不欲使久擅其利滿一歲卒去之其地誠瘠薄邪其人又不待一歲而急急以求去以故賢者莫能有所施設而不肖者惟知飽其私官與民漠不相習一旦有急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米粟非不多也兵甲非不堅利也委而去之疾視其長上之死而莫之救然而曰吾將以自强愚未見其可也

痛快陳詞如傾三峽流泉勢不可遏然其中有無數

猿啼聲聲是淚世上有心人讀之同聲一哭

行仁政一句總理全綱近時人悉舍本求末烏得不

壞事幸已春仲南嶽七十二峰樵者讀竟書此

此與下兩篇皆嘗示老友彭剛直公公手加圈點

且有跋語每一檢閱如見其掀髯擊節時也

三大憂論

愚竊惟事勢有可大憂者三一曰中國之號將替也古

稱神農以上有大九州黃帝以來不能及遠惟於一州

之地畫爲九州而治之是爲中國夫此中國者在大九

州則一國也惟不與彼八州者也然後得成其爲中國自黃帝堯舜以來相承至今莫之或替周成王時越裳氏來朝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此聖人所以善全中國之尊也中國以外黃帝之所不能臣而吾得而臣之乎吾不得而臣而與之通則必與之等倫而不復能全中國之尊矣今夫匹夫匹婦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則必爲牆垣以蔽之爲門戶以限之使門牆之內自成一家然後有以約束其子姓而爲之長若使鄰比之人襍糅乎其室行道之人喧鬨乎其堂是不成其爲家矣尚靦然曰吾大家也世

家也非猶夫人之家也其誰信之今之中國不幸而類此故曰中國之號將替也一曰孔子之道將廢也昔戰國時孔子之道猶未行秦用申商之言驅其民於耕戰使欲富者力耕欲貴者力戰力耕則國富力戰則兵强竟用此術滅六王而一天下使秦之享國如漢長久則孔子之道遂廢矣而秦有天下二世而亡漢興乃復求孔氏遺書表章六藝自漢唐至今二千餘年雖學術不同門戶或異其推本孔子之敎則一也今士大夫讀孔子之書而所孜孜講求者則在外國之學京師首善之地延立館舍號召生徒甚者選吾國之秀民至海外而

受業爲豈吾中國禮樂詩書不足爲學乎海外之書譯行於中國者日以增益推論微眇創造新奇誠若可愕可喜而視孔子之書反覺平淡而無奇聞彼中人或譏吾孔子能守舊章而不能出新法如此議論漢唐以來未之前聞風會遷流不知其所既極故曰孔子之道將廢也一曰天地之運將終也俗傳天地有開闢有混沌理固有之歷世久遠菁華衰竭不能生人生物是爲混沌收斂閉藏以休爲息歷千百年復能生人生物是爲開闢人生一小天地天地之由開闢而混沌猶人之由少壯而衰老也是以聖人務爲天地愛惜元氣禮曰獺

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尉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孟子曰數罟不入汚池斧斤以時入山林凡若此者非徒愛惜物命而已皆欲留其有餘爲天地愛惜元氣也今彼中人則不然但知窮極天地之所有以供吾一日之用語曰竭澤而漁明年無魚聞彼中用煤無度產煤之地日以少矣夫煤者有形之物也其消息人得而見者彼所取諸氣無形之物也其消息人不得而知然即煤之一物而推之則知用之無度必有窮時天地雖大而不足以供其求日復一日菁華衰竭恐天地塊然不復能生人物矣故曰

天地之運將終也是三大憂也

至理名言痛切時弊人所不能言者而能言之人所不敢言者而敢言之時余發咯血疾一月以來情緒蕭索卒讀斯文神爲之王氣爲之舒覺胸中有壹氣漸達眉宇及一再讀默念天時人事　國家多故又不禁悲從中來撫膺三歎淚潸潸下憂與之俱深矣奈何奈何辛巳花朝退省散人識於金閶客館

田獵說

昔周公之戒成王也曰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而周辛甲爲虞人之箴亦以忘其國恤思其麀牡爲戒然則

田獵之事可以已矣乃周禮大宗伯所掌則有大田之禮大司馬之職則又詳言蒐田苗田獮田狩田之制若是者何也教戰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而欲教戰則非田獵不可後世所謂教戰者吾見之矣大將坐戎幄建旗鼓騎兵若干步兵若干環而伺下一令曰演某陣則旝動而鼓左旋右抽提於風雨下一令曰演弓箭則樹鵠百步外射者持弓矢審固以期其中一矢中的鼓聲填然下一令曰演火器則排列而發聲如萬雷煙塵坌起不可諦視演刀矛演干盾無不如是諸技畢奏鼓吹鳴礮大將回車觀者雜遝須臾相與動容而

歎曰美矣哉軍威之盛乎不知此戲劇也非教戰也何也無强敵以臨其前也無强敵以臨其前則雖以孫武爲之將鼓之而有笑者矣雖然乎居無事安得强敵之臨其前乎先王知其然也故以猛獸爲之强敵不覯楊子雲之言獵乎其於陸也曰抴蒼狶跋犀犛蹶浮麋斮巨狿其於水也曰褭蛟螭蹈獱獺據黿鼉抾靈蠵夫以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相如所謂雖有烏獲逢蒙伎力不得用者也獵者奮不顧身以血肉之軀當爪牙之利可以鍊其膽或攻其前或擊其後或襲其左右務使矢不虛舍鋋不苟躍可以鍊其智獵於陸有獲焉獵於水

有獲焉然則他日用之陸戰水戰無不如志矣此先王教戰之妙術也古者兵民不分披堅執銳之士即春耕夏耨之人而所向有功不致聞風而奔潰者恃有此術也自田獵之禮廢而天下之兵皆不習戰矣嗚呼此中國之所以日趨於弱歟

戰說

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夫軍旅之事雖孔子不能自信而況他人乎以彈琴詠風之士爲搴旗斬將之人孔子所難者而易言之睦機河橋之師房琯陳濤斜之戰可爲殷鑒矣然孔子又曰我

戰則克蓋其事雖非所習而其理可得而言士大夫欲於有事之日慷慨請纓必先於無事之時陰求奇士或草澤之內或屠沽之流少則三四人多則七八人深相結納諳若弟昆一旦有事此數人者皆為吾用或猶未足則使此數人轉相延訪蓋其人既為材知之士其所與游者材知亦必相埒所謂以類為招也既得其人使之各募數百人以為一軍卽以其人為之將如此則兵與兵習將與兵習視夫烏合之眾相去天壤矣我為大帥又必自有敢死之士不二心之人或數十或數百結以恩義置為親兵然後可與其臨死地世之為大帥者

高居戎幕不歷行陣及將戰之際惟令某爲前隊某爲次隊某爲後隊金鼓一鳴各鳥獸散前隊潰則中隊繼之後隊又繼之土崩瓦解不可收拾矣故爲大帥者必率領親兵躬居前隊我不退則親兵皆不退而前隊亦不退而中隊後隊亦皆不退可無潰散之虞我進一步則親兵皆進一步而前隊亦進一步而中隊後隊亦皆進一步可以制勝若夫糧餉之必裕也器械之必精也此宜籌之於先事者也相度形勢占據上風又宜審之於臨事者也雖能言之而不能行之紙上空談無裨實用今夫醫者雖日讀黃帝岐伯之書而不臨診則不能

處方儒者雖日讀孫武吳起之書而不臨陣則不能制敵古來如漢之韓淮陰宋之岳忠武天生將才世不多覯以諸葛武侯之才而論者猶謂用兵非其所長戰不易言也是故孔子慎戰

醫藥說

余有廢醫論五篇刻入俞樓襍纂余固不信醫也然余不信醫而信藥於是又有醫藥之說夫醫師請職列於周官醫不可信何也曰周官非周公之書也周衰有志之士私為一家之言以立後世之法者也古之聖人未始言醫王季有疾文王不為求醫也文王有疾武王不

爲求醫也武王有疾周公不爲求醫也孔子有疾子路不爲求醫也伯牛有疾孔子問之鯉也死回也死孔子深悼之不爲求醫也夫使古人而尙醫則以周公之多材多藝孔子之聖又多能豈不知醫乎孔子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巫醫是孔子亦嘗言醫不知非言醫也言巫也上古治疾祝由而已故古之醫實古之巫無恆之人朝莫二三雖巫者能通神達明而不能測其意故曰不可以爲巫醫禮記引其文則不爲巫醫而爲卜筮故知孔子此言非言醫也醫術之盛行於世也蓋始於春秋不學無術之諸侯彼皆身都富貴而惟恐失之一旦

有病閒有道術之士能以術治之則不惜重幣以求之和緩之徒所以出也就和緩二人言則和爲優彼醫緩者乃後世方士之流結交宦官宮妾刺探人君陰事以自神其說故晉侯夢疾爲二豎子在膏之下肓之上而緩即云疾在膏下肓上殆晉侯嘗以夢告近侍之人緩刺探而得之也故雖能言之而不言何以知之晉侯聞其言與其夢合即以良醫稱之方士之徒所以欺世主者類如此也和之言稍稍近理然與漢以後醫家之言皆不合即與世所傳黃帝素問諸書亦不合故知素問諸書春秋時未有也且和緩皆秦人蓋秦人多能爲醫

者晉與秦近且昏姻之國故有病即求之他國固不然也齊景公疾梁邱據請誅祝固史嚚使其時已重醫何不殺一二庸醫以謝諸侯而惟祝史是問乎可知當時治疾猶以巫不以醫乃自古相傳之說子路爲孔子請禱不爲孔子求醫亦此意也至戰國時齊固有醫矣孟子有疾王使醫來然孟子云巫匠亦然不云醫匠亦然是仍以巫爲重古之遺言也藥出於醫醫不可信何以信藥曰所謂藥者非使醫生切脈處方襍書藥十數種或數十種合而煮之而飲之也藥乃丸散之類也丸散之類由來久矣康子饋藥藥者丸散也不然則其性之

爲溫爲寒其用之爲攻爲補聖如孔子豈有不知而云未達乎諺云神仙不識丸散故孔子未達而不敢嘗也曲禮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天下有祖爲名醫至其孫而失傳者矣又有身爲名醫而其祖若父則皆不能者矣而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豈理也哉藥亦丸散也醫者賣藥之家也故必三世之後人皆知其藥之善然後敢服之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所載有李生菜小兒藥鋪吳自牧夢粱錄所載有修義坊三不欺藥鋪近時如京師之同仁堂蘇州之沐泰山堂杭州之葉種德堂皆近之矣余次子娶於唐棲姚氏其家以致和堂痧藥名

天下二百餘年此非特三世之醫乃十世之醫也若必切脈處方然後謂之醫則曲禮之文萬不可通矣原藥之所自起蓋天生五穀所以養人人可常服其餘百果草木則皆不可以常服故亦不可以養人然其性有與人之疾宜者生民之初皆食草木之實遇有風雨晦明寒暑不時之疾偶食一草一木忽然而愈始猶不察繼而驚異轉相傳告或暴而乾之屑之為末或合數種為一以水和合之此丸散之名所以始也其名蓋出於勺藥古語和調五味謂之勺藥文選子虛賦勺藥之和具七命篇和兼勺藥其義皆同丸散之類皆以調和而成

故取勺藥之義名之曰藥合衆味而爲樂猶合衆音而爲樂也許氏說文以藥爲治病草未得其義然其字從草則知後世醫家祼用金石彌失古意矣旣有丸散之類因有世以爲業者羣謂之醫而三世之醫遂以有聞於世醫和醫緩卽其入也其尤工者則能運以已意不拘成法始以醫名蓋醫與藥自此分矣其初不爲無功而其後流弊益滋許悼公飲世子止之藥而卒春秋謂之弑君傳春秋者因有舍藥物之說余廢醫之論本之此也然醫可廢而藥則不可盡廢余每歲配合所謂普濟丸者數十料又於京師於廣東於上海買膏丹丸散

無慮數十種有求者問所患而與之往往有神效而世之延醫切脈處方以治疾病者則十而失之八九也此余所以不信醫而信藥也藥之始固出於醫然此等醫皆神而明之非世俗之醫也余亦豈敢謂世間必無良醫然醫之良不良余不知也必歷試而後知焉身其可試乎哉不如其廢之也世之好行其德者夏秋之閒輒設一局以施醫施藥余謂施藥可施醫不可彼高手之醫不屑入局其來局者皆不知醫藉求此一與之值一飯之資而已而以治人之疾名爲行善實則作孽不如多購各處名藥以施人之爲得也余是以又出醫藥之

說以告世人至醫之可廢則具在廢醫論茲不具說

嫁娶說

古禮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此示人以極至之時明逾三十無不娶之男逾二十無不嫁之女非以此爲定期也傳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則男子之娶有不待三十者矣禮曰女子雖未許嫁逾二十而笄則女子有逾二十而未嫁者矣嫁娶之故情事萬端聖人不能預定姑示以極至之期而已然愚謂聖人於此殆未之深思也夫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惟婦人之賢明者知之愚婦人不知也女子出嫁則爲異姓而子婦自異姓來

歸轉爲至親此舅姑之賢明者知之不賢明者不知也舅之知者或十而六七姑之知者不過十而二三而家庭之變自此繁矣竊謂上古聖人旣定嫁娶之禮卽當定嫁娶之期大夫以上不自乳其子者所生女子三月而嫁士以下必自乳其子者所生女子三歲而嫁依此以行有六利焉無愆期之男女一利也無嫁娶之浮費二利也女子自幼卽居夫家所見尊卑長幼皆夫家之人則於夫家不期內而自無不內矣兄弟伯叔諸姑姊妹可以覿面不識則於父母家不期外而自無不外矣三利也女子自幼依舅姑以生以長自無不孝舅姑自

其婦幼時保抱攜持自無不慈其夫與之自幼相習飲食同焉嬉戲同焉自無不憐愛四利也先後築里易啟猜嫌兄弟之不和半由婦言為之搆釁若此法行則兄弟之妻皆由一舅姑撫育自幼至老何異同胞無不睦之娣姒即無不和之兄弟矣五利也父母遺嫁其女未有不盡然傷心者故禮有三日夜不息燭之文念其後之不得時時相見而夜以繼日冀須臾亦可悲矣此法行則三月之女未解笑啼三歲之女甫離襁褓時日不久恩愛未深卒然抱持而去初亦未能忘情久之竟如未有父母之悲思可以消釋為女子者雖罔極之恩

一無所報而不至以此身重父母之悲思則心亦可以稍安六利也或曰今世童養之婦往往為舅姑虐遇而死此法一行死者益衆矣余謂不然今世惟不行此法故畜童養婦者止在小家小家婦女姿性愚蠢故多此弊若詩書仕宦之家必不至此且愛女甚男亦人情所常有膝下既無女子則必以愛女者愛其子婦錦繃繡被中其珍護可知也小家化之亦當不復肆其虐矣此事理之常也若仍虐遇之者事理之變也凡事論其常而已天下婦女豈無不得於舅姑與夫而抑鬱以死者哉則女子將不嫁乎請陳六利釋此一慮聖人復起不

妾媵說

俞理初著論謂妬非女子惡德此論非也自古以來以一妬婦而破國亡家者往往有之矣誰謂妬非惡德哉然妬雖惡德而實亦恒情易曰一人行三則疑也又曰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古之聖人明庶物而察人倫者其知之矣雖然嗣續不可以不廣則妾御又不可以無聖人曰吾必禁人之娶妾不可得也吾許人之娶妾而望人妻妾之必相安又不可得也許人娶妾而又欲其相安則必使由女家置妾而夫家不得置妾所謂妾者

皆自女家來而後可於是乎有媵古者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夫人自有姪娣二媵又自有姪娣故諸侯一娶九女若大夫士無二媵即以姪娣爲媵士昏禮有女從者鄭注云謂姪娣也是自天子至士皆有媵天子諸侯必其同姓之國士大夫必其姪娣其分本親而又初娶之時與之俱來其情又相習如是而不相安者固已寡矣即使有之亦什百之一二耳聖人緣情制禮其慮周甚周哉後世妾媵之禮不行所謂妾者皆由夫家自置之分則不相親情則不相習而閨房之故從此多矣愚謂以姪娣爲媵此古禮不可行於今者然宜略倣

其於庶人之家匹夫匹婦在所不論自士大夫以上父母之愛女者宜買他人之女視已女年稍弱者使與已女同居或一人或二人及嫁則以爲媵若已女幸而有子女之夫又不欲置妾則聽其擇良奧之家而嫁之若欲置妾則取之此而夫家不得自置焉夫家自置即爲律之所不許如此則變通古法在今世可行而於古聖人制妾媵之意或稍有合乎抑又論之妻則一而妾必二妾一則尊妾一則混使如齊人之一妻一妾則妾之與妻若儕耦然下凌上替職此之由故妾必有二則二妾者互相牽制而不能與妻抗妻既得自全其尊必不

復虐待其妾且待此一人必使彼一人服則自不敢輕

喜而輕忿矣此齊家之君子所宜知也

禦火器議

嗚呼自古兵戈之禍未有甚於今日者也以火器之爲害烈也然則火器遂無可禦乎曰有中國之藤牌在藤牌之爲用就地滾舞隨滾隨進就地滾舞則甚卑卑則槍礮之所不及隨滾隨進則甚速速則直入敵隊短刀相砍使敵人雖有槍礮而不得施是故用之水戰則非宜用之陸戰則實爲制火器之良法此非余臆說也本朝故事可按也恭讀平定羅刹方略云康熙二十三

年十二月乙巳　命選擇藤牌官兵　上諭兵部征勦
羅剎所需藤牌官兵應分遣司員至山東河南山西三
省於安插墾荒福建投誠官兵內選擇善用藤牌願行
效力五百人令地方大臣給銀贍其妻子兼爲整裝又
諭聞福建有雙層堅好藤牌移文提督施琅選取四
百并長刀速送至京毋誤軍機是康熙時征羅剎以藤
牌爲利器也此事大興劉獻廷所著廣陽雜記述建義
侯林興珠事言之最詳甲子冬　上在景山召見林興
珠論及火器之利問所以禦之者曰惟滚被爲第一
上問何物曰即人家所用棉被也柔能制剛因詳言其

進退滚閃之法　上問被之外更有何法曰有滚牌臣家有之曰汝家有能用此之人否曰有數人耳因　命取至并召六人來於　上前跳舞　上命善射者射之皆不能中滚至面前疾於飛鳥　上大喜問何方可以召募曰惟臣鄉漳泉之人多善此者　上曰此去閩遠今直隸山東河南多臺灣投誠蠻種者召用之可也此康熙間用藤牌之緣起也今藤牌雖存而軍中視同戲具莫知為制火器之利器矣誠能精練善用藤牌之人使成一軍又或訪求　國初滚被之遺制參而用之則雖不足制敵人於水路亦足制敵人於陸路矣

海軍議

今天下競言海防矣夫備豫不虞軍之善政也然不過施於一陣之間如左傳所謂前茅慮無中權後勁右轅左追蓐之類又或施於一城一堡之間如墨子所謂備城門備梯備突備穴備蛾傅之類若夫海則中國東南皆海也其爲地縣歷七八千里處處而防之歲歲而防之安有此財力哉是故言海防不如言海戰欲言海戰必治海軍中國自古未有海軍也顧亭林氏日知錄詳言海道行軍之效此不過取道於海而初非鏖戰於滄濤駭浪之中也風濤之不習沙線之不明測量之不精

駕駛之不熟而欲與戰於海是棄之也欲治海軍必先擇大臣中忠義勇敢通曉夷情可以爲海軍將帥之人未得其人勿輕舉也既得其人則與之謀吾中國之大海面之寬宜用船若干或購之外洋或製之內地其價若干每船用人若干需費若干其始也必以外國人爲教習教成之後純用華人不用夷人其爲年月若干一一與之定議議定之後謹如其約年月既滿責其成效若無成效則有大刑所謂成效者非止往來於中國洋面而已欲至某國履轍竟行略無阻閡平居無事所謂水軍將帥及各船統領均居船中不許登岸大帥居無

定所南洋北洋之名可以不立今日泊南洋明日泊北洋欲調某號船無論南洋北洋電報一至登時啟行限於某日某時至某所逾期者斬中國海面有此等船數十來往游行外國必無敢犯我矣設或彼以兵來甫涉吾界我則迎而謂之曰兩國和好兵來何爲速退則已稍一遷延吾礮立發誠如是也東南瀕海之地可以高枕而卧焉用防爲

治河議

太史公作河渠書以禹抑洪水發端司馬貞釋之曰抑者遏也洪水滔天故禹遏之不令害人也漢書地理志

作堙堙抑皆塞也嗟乎一字之誤解遂成千古治河之通病矣其引漢志爲證何不引史公自序爲證乎自序於河渠書曰維禹浚川九州攸甯春秋浚深孟子浚井皆有浚之使深之意然則抑者亦當是抑之使下非遏之也趙岐注孟子但訓抑爲治而不言其何以治班氏作志以湮字代之小司馬注史以遏字訓之則禹亦一鯀矣洪範曰鯀陻洪水陻卽湮也鯀之治水九年而無成功其失正在陻之一字禹知其然故繼鯀而治水則變陻之一字爲掘之一字孟子曰禹掘地而注之海掘之一字此禹治水之要言亦千古治河之良法也嘗謂

大禹之治河至今稱神者不在乎積石以東而在乎大陸以北史記河渠書曰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載之高地過洚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勃海嗚呼禹之治河盡此矣夫河自雍州而至豫州使順其性之所至則直瀉徐揚矣禹以爲徐揚地下而土薄河行其間無所約束泛濫爲害不可勝言是以引使北行載之高地從兗州以入於海河譬猶驕子也非有父兄師保嚴爲之制則放縱無所不至兗州地高土

厚足以制河猶嚴父師也然水性順下安能引之至高欲引之至高惟有掘之一法而已矣禹就其旁斯為二渠掘使極深然後決河使入其中河但喜其下而就之而不知已為禹引之高地此禹之所以稱神也後世河行日趨於南是以河患益劇近者黃河北行幾復神禹之故迹此天之福我中國非人力之所能為也乃北行以後山東無歲不被其災民之昏墊轉甚於前此山任事者但能為繇不能為禹有隄之一法無掘之一法欲無河患其可得哉愚謂宜於河旁為引河以達於海必且使極深從引河望河身若在天上然後決河而入之

儀有高屋建瓴之勢則自就我範矣若知匯而不知掘則以土制水雖亦有理然河性湍悍尋常之隄烏能制之卽爲遥隄使其勢稍形寬衍然棄地太多民生益蹙久之仍歸一決皆非善法也鯀以治水無功爲舜殛死孰知後世治水者則皆鯀哉欲籌治河之法使數百年閒河不爲害無他道也一言以敝之曰掘

副榜貢生補宴鹿鳴議

古者以鄉飲酒之禮賓興賢能而工歌有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於是後世相沿以爲故事昌黎送楊少尹序云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則唐世已然矣

工歌三篇而止云鹿鳴者舉其首篇耳宋制因之有鹿鳴之宴東坡集中有鹿鳴宴詩是其證也我 朝文治之隆超逾前代 列聖嘉惠士林加恩耆宿凡士有重遇鄉舉之年者準其重赴鹿鳴之宴稽之會典乾隆朝有若順天府霸州康熙甲午科舉人孟瑛雲南石屏州雍正己酉科舉人賓璵自嘉慶以來史不絕書如阮元湯金釗之碩德重望翁方綱王念孫之博學名儒皆以耆年膺此異數誠一朝盛事也惟鄉試中式者有正榜有副榜正榜謂之舉人副榜謂之貢生正榜舉人有鹿鳴宴副榜貢生無鹿鳴宴此固 國家定制萬年

遵守莫敢更張然重宴鹿鳴為　本朝之曠典旣加
恩及於正榜似亦可推　恩及於副榜擬請明降　諭
旨以某科為始凡副榜貢生例無鹿鳴筵宴者如中式
逾六十年再屆是科由疆臣照正榜舉人之例分別三
品以上三品以下或題或奏先期陳明請　朝廷曁予
恩施一例補給鹿鳴筵宴與新科中式舉人一同赴宴
正榜為重宴鹿鳴副榜為補宴鹿鳴以示區別而實則
筐篚酒醴共沐　恩榮無不感逾格之　隆施而頌引
年之　盛典矣

文昌改稱梓潼文君議

文昌天星也而今世所奉文昌稱爲梓潼帝君又相傳二月三日爲其生日夫天星則何生日之有且亦豈可係之梓潼一邑哉然則今世所奉文昌殆非天星也愚謂東漢之初自有梓潼文君見於高朕禮殿記洪氏隸釋據華陽國志證其人爲文參而余所見華陽國志則作文齊字之奇齊篆作亝與參相似必有一誤論古人名字相比附或者其名取參兩之參而其字取奇偶之奇與文君爲梓潼人官益州太守王莽公孫述並徵用之皆拒不受是其人固賢者也其子名忳爲北海守父子相繼同典大郡又有文恭字仲寶必其子姓也是梓

潼文氏亦大族矣梓潼文君之祠必始於益州盍文君既殁而益州之民立祠祀之如石相祠于公祠之例耳相沿既久而梓潼文君之祠滿於蜀中流俗訛傳因文君之稱附會爲文昌之神至今遂徧天下矣功令　文帝與　關帝同列中祀文帝生西漢之末武帝生東漢之末一以文德一以武功皆漢臣之賢者生有明德歿爲明神俎豆千秋亦固其所關帝生日相傳爲五月十三日既爲人鬼而非天神宜有生日則文帝之於二月三日降生雖載籍無徵而流傳有自牲牢秩祀所謂禮亦宜之者也明嘉靖閒議禮諸臣欲廢文昌由不知其

爲梓潼文君耳余嘗作文昌生日歌始發此論浙江學使署中有文昌祠題子致學士視浙學時乞余文爲記余亦詳述斯意刻石祠中竊謂祀文昌者宜改稱梓潼文君庶天人不紊而名實相符或於 聖清稽古右文之化不無小補乎

創建驪山老母祠議

驪山老母見於唐宋以來小說傳記以爲神仙妖異之流而不知其見於何書已見於左傳見於論語固與周召諸公並列於亂臣十人之數者也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此婦人謂誰乎子無臣

母之理以爲太姒非也夫亦無稱其臣並及其妻之理以爲邑姜亦非也然則此婦人謂誰乎曰驪山老母也驪山老母實有其人乎曰是見於史記漢書史記秦本紀申侯言於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潏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漢書律歷志載張壽王言驪山女亦爲天子在殷周閒以此言之驪山女爲戎胥軒妻中潏之母考其世系乃仲衍之曾孫婦也是本中國之女故申侯稱之曰我先酈山之女葢姜姓也其係之酈山者申國之君娶於酈山氏而生此女故係其母以稱之猶左傳顏懿姬鬷聲姬之比也

其爲人必有非常材略故嫁戎胥軒之後卽能和睦西
垂當日西方諸戎皆所悅服朝覲獄訟歸焉故傳至後
世猶有爲天子之說也文王興於西夷必有倚以爲重
者經營王業撫西顧之憂驪山女之力爲多武王嘗師
嘉念其功置之亂臣之列在春秋時舊籍猶存詎載未
泯故孔子得而知之也後世經生疏於史學遂莫能得
其主名矣唐宋以來酈山女之名猶在人口神仙感遇
傳載唐少室書生李筌游嵩山得黃帝陰符經過酈山
老母指授祕要宋鄭所南有酈山老母磨杵作鍼圖贊
爲老母傳爲女仙卽其人也太平廣記卷六十三有驪

山姥一篇云出集仙傳其篇首云驪山姥不知何代人也葢古事之失考久矣余讀毛詩序云文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而其詩曰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又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夫玁狁曰于襄而西戎僅曰薄伐可知西戎終不能大定南仲所不能定者而酈山女能鎮撫之過後世所稱濕夫人譙國夫人遠矣嘗謂自古中國恆以西戎為患故禹貢之末大書西戎即敘而周初西旅獻獒特見於書誠重之也班固漢書創立西域傳羅列諸國詳矣後漢和帝時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竟阻於安息船人之言而不敢

度是則今西洋諸國彼時固未嘗問津也今輪船周流無遠不屆也無南仲誰伐西伐夫神道設教古人不廢是故崇布祭禡兵祭蚩尤況如酈山女者生則雄長西垂死則列名十亂經史紀載昭然著明祀典及之不為淫祀愚以為宜創立酈山女祠從俗稱驪山老母憑藉威稜鎮定西戎或不無小補也

弭兵議

春秋時有偉人焉曰向戌戰國時有偉人焉曰宋牼當晉楚爭霸之時而向戌獨創爲弭兵之盟雖不久而渝其志則大矣宋牼聞秦楚搆兵不遠千里欲往說而罷之雖不知果往與否其志亦大矣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斯言非也金木水火土穀古謂之六府天之生是將以養人也豈以殺人哉至後世不以金爲兵而以火爲兵兵之爲禍乃日以烈是尤不可以不弭也嘗謂春秋之後秦楚齊燕韓魏趙同時稱王者七是一小戰國今日英美德法俄日以及比義奧祕日斯

巴尼亞朝鮮據欽使所駐各國而言交於我中國者十有二是一大戰國小戰國則有一秦始皇出卽可以并之而爲一若大戰國則環列地球重洋數萬里雖有秦始皇恐無此兼容幷包之量長駕遠馭之才矣兵連禍結長此安窮遠事吾不敢知卽以今俄日之戰言之竊未知其所稅駕也所費錢財不可以數計所傷民命不可以數計究其歸則俄不能滅日日不能滅俄勢窮力竭同歸於敝而後已則亦何益之有哉吾故謂今日之計弭兵爲尤要也曩者俄人亦嘗創弭兵之說矣乃未久而侵占我東三省是非弭兵乃召兵也愚爲各國計宜乘俄日

交國之日各遣頭目馳赴二國令其罷兵從此明定條約各國不得添造戰船添置火器果有聰明智巧之士能出新意止準其製造日用有益之物若宮室車馬衣服飲饌之類不妨窮極工巧敢有製造火器於常製之外精益求精者懸爲厲禁處以大刑其各國兵隊止準於本國之內遇有盜賊叛亂之人用兵撲滅不準出境一步侵犯他國亦不得占人尺寸之地以啓爭端有犯此禁各國共起而伐之此議也休兵息民安上全下乃萬國共享之利非一國獨霑之利各當實力奉行勿得借端要約挾私心而壞公議自此以後干戈永息玉帛

之使交錯乎境外絃歌之聲洋溢乎國中合五大洲而同享昇平之福豈不美哉愚不能爲向戌而竊願爲宋牼也使孟子復作或亦許其志之大乎

弭兵餘議

或問於余曰南皮公方著非弭兵之論而子乃昌言弭兵不將爲其所非乎余曰南皮公之非弭兵爲吾國計也余之議弭兵爲天下計也使環地球諸大國皆用吾說休兵息民同享太平之福則南皮公之論可不作矣或曰子意甚善但彼諸强國必不能從則奈何余曰彼未深思我言也深思吾言則必從吾言矣何以故今之

戰國非古之戰國也古之戰國若楚若齊若燕若韓魏趙一秦始皇出足以一之矣今之戰國雖有秦始皇不能一也既不能一則英猶是英也美猶是美也法猶是法也德猶是德也俄猶是俄也日本猶是日本也而徒然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荼毒億萬之生靈糜費億萬之銀錢勢窮力竭終歸於議和而後已雖然和則議矣戰則已矣而慈父孝子之哭聲未之絕也昂千累萬之國債未之償也積數年之久積數十年之久而國家之元氣未盡復閭閻之瘡痍未盡起也中夜以思有不撫膺而歎伏枕而泣者乎與其悔之以

後何如慎之於前吾故曰深思吾言必從吾言也或曰古人有言忘戰必危如子之言非忘戰乎曰吾弭兵也非廢兵也是故軍政不可不講也軍費不可不籌也從古相傳之刀矛弓矢不可不修也近時所習用之槍礮不可不製也設本國之中有亂民竊發如黃巢李闖之徒或姦臣奸位如窮羿新莽之類則非用兵不可猶之治家焉一家之長於一家之人宜無人不親之愛之衣之食之然使其頑梗不率吾教則鞭朴以從事亦烏可以已乎然使執此鞭朴入左右鄰比之家執其人而鞭之朴之則羣起而譁然或怒目而罵或攘臂而爭其甚

者縛送有司矣今以兵伐人之國何以異此吾願諸强國之君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勿干預他國之政治勿覬覦他國之土地所謂兵者用之於本國勿用之於他國則吾說與南皮公之說固並行而不悖也以南皮公之說各治其國以吾之說治天下萬國一國治萬國治而天下乃無平不治矣